建構臺灣學 推動臺灣主體意識

文／杜正勝（長榮大學榮譽講座教授）　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▲臺灣圖書館於 2007 年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。

國立臺灣圖書館的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即將屆滿十年，《臺灣學通訊》編輯部籌畫回顧與展望專輯，向我邀稿。臺灣學研究中心設立的創意是我任職教育部時的政策，我可算是催生者，對此一公共事務，理應向民眾說明；而以我對臺灣的關懷，十年後也不妨以一介平民的身分，漫談對「臺灣學」的看法，以及我對臺灣學研究中心的期許。

國家的靈魂—臺灣人文學

九〇年代，我開始思索臺灣人文學建立和充實的問題，零散的寫作結集成書，即《臺灣心．臺灣魂》。

臺灣人文學內容涵蓋甚廣，包括自然環境的資源、歷史累積的經驗及族群蘊育的文化，我們要先建構自己的人文學，然後放在世界人文學的平臺上進行比較。如此的人文學不會只限於學校正規教育，不能只停留在中小學教科書的層次，而應該深入到知識堂奧，厚植學術基礎。人文學是國家的靈魂，當臺灣正值政治民主化、社會自由化的時期，啟蒙的臺灣正需要新的靈魂，才能凝聚社會力量，共創國家的新境界。

臺灣人，需要臺灣學的滋養，像是久旱的土地望雲霓。2004年我到教育部後，推動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使臺灣文化及歷史知識、概念都能在各個領域，透過不同形式呈現。概略來說，我督導國立臺灣圖書館刊行《臺灣學研究》和《臺灣學通訊》，籌策「青少年臺灣文庫」，推動「走讀臺灣」，甚至像新年前夕也推出「臺灣古地圖」月曆、「臺灣記憶」月曆及「臺灣教育記事」筆記本。

一般作為決策的政務官是不會親自參與這類實際業務的，我之所以如此，當然是在建立「臺灣學」這一思考脈絡下的結果。由於受限於我所能調度的資源，做出來的業務也多屬於推廣，難以觸及研究。

臺灣人文學研究的大本營當然是在大學，或如中央研究院之類的研究機構，教育部雖號稱主管全國教育，其實不涉學術實務，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調整資源分配。「臺灣學」這個項目前所未有，我能夠調整的資源亦極有限，只增加一百多名的臺灣研究教師員額給大學，要求教育部的顧問室新增經費挹注臺灣研究。

不過，我知道有一個地方還可以著力，即教育部轄下的國立臺灣圖書館，考慮設立研究中心。

藉舊有資源 設立臺灣研究重鎮

根據我的學術經驗，提倡一門新學問，在制度上分幾個層次。一般是先在大學設立講座，其次是建置研究中心。研究中心視人力、物力之多寡，或附屬於系所、學院，或成為學校一級單位；如果有獨棟建物、獨立編制的人事與經費，那就是Institute了，可以垂之久遠。

▲日治時期臺灣官葉寫真帖特展。

國立臺灣圖書館有條件設置「臺灣研究中心」嗎？應該放在什麼樣的位階？

國立臺灣圖書館原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，1915年成立，以收藏清領與日治時期的臺灣史料和南洋文獻聞名。1930年總督府在臺南舉辦「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暨文化資料展覽會」，該館就提供三百多種臺灣史料參展。這個圖書館出過學者型館長山中樵（1882-1947），任職十九年之久（1927-1945），有眼光收集重要圖書，並且發行頗具水準的《愛書》雜誌。九〇年代中期，我研究平埔族圖象，曾參考山中樵購藏的《兩采風圖卷》，也知道他考證過國立臺灣博物館的《康熙古地圖》，頗具見地。可見總督府圖書館不但典藏豐富，亦有研究傳統。

戰後本館名稱幾度變更，1973年改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，到1996年當國立中央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後，本館名稱未變，維持大中國體制的命名方式。隨著政黨輪替，2004年冬天，位於永和的新館落成，民進黨政府改稱作國立臺灣圖書館，舉行揭牌儀式，但《組織法》草案送到立法院，硬被泛藍委員擋下來。什麼理由？沒說，大概「臺灣」兩字之故吧。脫離（中國）「中央」，不甘居於省級的「分館」，竟想獨立出來作為國家級的「臺灣圖書館」！在那個朝小野大、藍綠惡鬥的時代，受到杯葛自是必然的命運。生在臺灣，長在臺灣，以臺灣之名設立圖書館本是天經地義，所以馬政府最後還是在2013年完成正名，但那已是揭牌之後十年的事了。

國立臺灣圖書館空間寬敞，典藏豐厚，以臺灣史見長，我認為有條件可以成為國際臺灣研究的重鎮，乃乘新廈落成之際，成立「臺灣學研究中心」，建置一個平臺，以供國內外研究臺灣的學者利用圖書資料，研討論學。然而《組織法》久久未能通過，無法編列足夠的預算，不易發揮功能，故距離我籌思的「中心」甚遠。

兼具學術與普及的臺灣研究平臺

臺灣學研究中心是在2007年3月核定成立的，因條件限制，擬訂的目標比較保守，只提出整合國內臺灣研究文獻資料，利用本館藏書的特點建構、研究臺灣學，加強與各學術研究單位合作，以及支援臺灣史教學等項目。所幸剛接任的館長黃雯玲相當用心，中心成立後就推動「臺灣學系列講座」，邀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，並且結集成書出版，一年一輯，每輯約含10篇左右的論述，累積到今天，亦頗可觀。

同時我責成該館改造原來的《館刊》，從著重圖書館管理轉為臺灣學研究，2006年10月創刊《臺灣學研究通訊》。因當時館長不懂學術，此刊既夠不上「研究」，也沒有「通訊」的功能，發行兩期遂喊停。我於是要求該館將研究和

通訊分開，此即今天《臺灣學研究》和《臺灣學通訊》的由來，前者定位於學術，後者則走普及教育的路線。

從上述這一系列的創制，我們可以有一幅清楚的圖象，在臺灣圖書館這個基地設置「臺灣學研究中心」，發行《臺灣學研究》與《臺灣學通訊》，舉辦《臺灣學系列講座》，並出版講稿。一個單位，三種出版，合為一體，都環繞著學術，非一般公共圖書館所可比擬。

檢驗臺灣人文學研究

我何以那麼重視「臺灣學」呢？這得從任職教育部時說起。

接任教長不久，當時風傳臺灣研究是「顯學」，我想檢核其真實，於是委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籌辦研討會，國內研究臺灣文化、文學、語言與歷史的重要學者齊聚一堂，共同診斷臺灣人文學研究的利弊得失。

2005年初研討會開幕，我的致詞指出向來臺灣學研究暴露的缺點：資歷短淺、人力薄弱、資源不足與規畫不豐。我也認為臺灣學研究應走出悲情，正向的整合人力，開拓資源，並且秉持普世性原則，推動臺灣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各種領域的研究。（2005.1.8，中央社）

我在那個場合，公開提出「臺灣學」，Taiwanology或Formosology這個概念，想讓與會學者思考它的可能性。我鼓勵研究臺灣人文與社會的學者應該發展社群，組成學會，共出刊物，相互交流。（2005.1.9，《臺灣日報》6版）

「臺灣學」的提出與教研實踐

「臺灣」准不准許被研究？方不方便研究？或者能不能形成風氣？放在過去的歷史中，誰敢說與政治沒有關係？要知道人文學不可避免具備現實意義，此既無礙於學術的客觀探索，與膚淺的政治傳聲筒也不相干。

「臺灣學」這個名詞的出現，據我所知，最先來自政治界。早在1996年，報載立法委員陳光復質詢，敦促教育部在國內各大學開展「臺灣學」的研究與教學。（1996.10.23）

在臺灣研究「臺灣學」何錯之有呢？然而此一卑微的主張，二十年前仍難免惹人非議，甚至給他戴上「臺灣文化霸權」的大帽子。陳光復於是投書報紙，解釋標舉追求與「中國學」相對的「臺灣學」，「只是力圖擺脫『下人』的地位，與臺灣沙文主義毫不相干。」（1998.5.11，《自由時報》11版）接著民間人士曾貴海、王麗萍也呼籲民進黨執政的「行政院對臺灣學研究應有政策性支持」。（2001.10.18，《自由時報》15版）

學術界提出「臺灣學」議程，作為一個研究概念，可能始於日本，並不是臺灣。據說早在1991年天理大學就成立「臺灣學會」研究臺灣學，（2005.9.8，《民生報》10版）七年後跨領域的學者組織了全國性的「日本臺灣學會」（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），確立「臺灣學」如同「中國學」，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。（陳孔立《臺灣學導論》頁23，引《中時電子報》）

至於臺灣學界使用此一概念，可能要到2003年8月，臺師大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成立時，所長莊萬壽表示，他這個「兼有文化、語言、文學三個領域的新研究所，將是學術界建構臺灣學的新里程碑。」（2003.8.24，中央社）第二年，廈門大學長年從事臺灣研究的陳孔立也出版專書，嘗試建構他的「與中國不可分割」的「臺灣學」。2005年長榮大學創立臺灣研究所後，莊萬壽開設「臺灣研究導論」，探討臺灣學，後來在校長陳錦生的支持下，結合哲學、宗教、歷史、社會、教育、司法、環境、生態、醫療等領域的教師，共同教授「臺灣學入門」，列入大學通識課程。長老教會深入這塊土地，她的大學難怪會對「臺灣學」情有獨鍾。

「日本臺灣學會」的英文名稱採用Taiwan Studies，不是譯作Taiwanology，可見在實務操作上，臺灣學即是從事臺灣研究。但既然稱之為「學」，理應有別於一般的「研究」吧。學術史告訴我們，一個領域的研究成果長期累積後，會形成特定的範疇，因其特殊資料，逐漸發展出特別的方法，提出較高層次的理論，構成體系和傳承，於是成其為「學」。首先倡議並實際教學的莊萬壽，初步建構「臺灣學」的形式架構，作為理論基礎；而同校的葉海煙也針對「臺灣學」的精神內涵和生命意義作了哲學詮釋。他們的論述具見於葉教授主編的《臺灣學入門》（2011）一書，固然只是草創，但「臺灣學」蓽路藍縷，其功不可沒，至於增進深度和廣度，當然有待大家共同來開拓。

期待世界臺灣研究地標的出現

誠如上文所述，國立臺灣圖書館的「臺灣學」建構，既建置臺灣學研究中心，出版《臺灣學研究》和《臺灣學通訊》，舉辦系列講座，又以「臺灣學研究」之名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（2009）。

▲《臺灣學研究》、《臺灣學通訊》及《典藏臺灣記憶》。

「臺灣學」顯然成為本館的標識，其興衰榮枯，「研究中心」當然責無旁貸。躬逢中心成立十週年之際，我這個催生者盱衡客觀條件，願獻芻蕘之見，以供再度執政的民進黨新政府參考。

二戰終戰七十年了，國內外局勢顯示「臺灣」是一條不可逆轉的大道，凡生於斯、長於斯的人無不期待發現臺灣、了解臺灣。臺灣學已經不屬於哪一政黨的專利，差別只在於有沒有識見，能不能看到深一層的意義。民進黨既然以臺灣為出發點，也以臺灣為終極目標，不能不厚植學術基礎，新政府該如何重視臺灣研究，展示深刻的內涵，歷史正在看。

對教育部，我建議國立臺灣圖書館增加員額和經費，以充實臺灣學研究中心，聘請卓然有成的學者主持其事。對臺灣圖書館，我建議兩種刊物和一種講座，統歸「中心」主管，提供國內外學者共同豐富臺灣學研究這塊好園地。對未來的中心主持人，我期望他能加強國際臺灣學交流，協助提升國內臺灣研究的水準。

那麼，十年前建置的機構，在新的政治局勢中，注入新的活力泉源，必能快速茁壯，而國立臺灣圖書館也將有可能成為世界臺灣研究的地標。

這是我的期望。